



宝髻微偏，
风卷霞衣皱。

青青的悠然 著

绣色可餐

华嫁箱
下

世上从未有过如果。我心纠纠，只为此间少年情长。

《绣色可餐》系列收官之作缠绵而世
增加全新修订番外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FENHANG WENYI PUBLISHING HOUSE

塘色可餐

青青的依然 著

华嫁篇
下



目 录

CONTENTS >>

第一章

草原明月

/001

第二章

且共从容

/019

第三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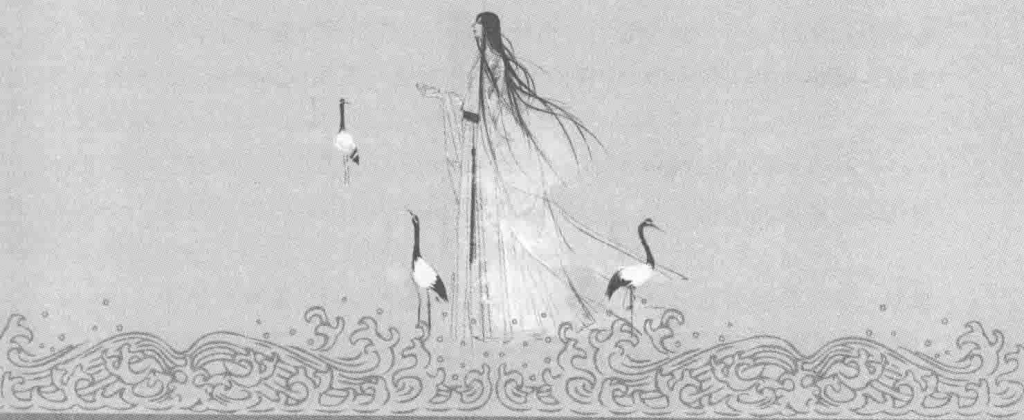
拜卿所赐

/041

第四章

沧海遗珠

/088



目 录
<< CONTENTS

第五章

海上风云

/101

第六章

狼子野心

/146

第七章

我心纠纠

/169

第八章

天地悠悠

/185

番外篇

此间岁月

/261



第一章
草原明月

他忽然翻身而起，足尖一点直接跳上楚瑜的马背：“哥哥来教你！”

楚瑜还没有来得及拒绝，就感觉背后多了一个高大身影，一把将她抱在怀里，同时，一手握住自己控弓的左手，一手包裹住自己拉弓弦的右手，弯弓搭箭瞄准天空飞翔的鸟群。

耳边也有男子温热低沉的呼吸传来：“看好了，拉弓得怀抱满月，手臂要直，架住身形，拉弦要稳，放弦干脆……”

隼摩尔干脆利落地拉弓放弦，只听得“蹭”地一声，白羽箭携着凌厉的力道瞬间飞射而去，直射向那些飞鸟群中。一只白鸟嘶鸣一声，应声而落。

“好，大王真猛士！”周围观猎的侍卫们，皆大声欢呼了起来。

楚瑜见状，内心忍不住颇为佩服隼摩尔，她把身子向前靠了靠，含笑扭头赞了一句：“大哥好弓马！”

不等隼摩尔说话，她就松了马镫，足尖一点，直接翻身下马。隼摩尔一直都觉得楚瑜身形娇小，但方才那一抱，他才觉得楚瑜那身形简直如女子一般，而她发间还有一种澄净清冽的气息，草木芬芳，干净非常。让人生出一种想要把对方身上涂抹上自己气息味道的诡异欲望。

“本王亲爱的弟弟，你这是在打猎呢，还是在猎艳？”一道略显沙哑低沉的声音忽然在不远处响了起来。

楚瑜和隼摩尔等人齐齐回头看去，正见着隼钦宁领着不少侍卫们策马而来，他们的马上也有不少猎物，看起来像是也在打猎的样子。

“怎么不把你身边的那群黑乌鸦带过来？”

隼摩尔看着隼钦宁那张和自己相似的面孔，冷笑一声，毫不掩饰地讥讽：“哦，我想起来了，你身边的那群黑乌鸦，不，巫师们这会子正忙着干苦力把祭台堆起来罢？”

隼钦宁闻言，沉下了脸，策马上前走到了隼摩尔面前，阴沉暴戾地盯着他：“隼摩尔，别以为你指使那些汉人干的事，本王不知道，烧毁长生天神大祭台，你也真敢做出来，就不怕神灵愤怒么？”

隼摩尔没有指使任何人做这件事，所以他根本不怕，只冷笑着挑起剑眉讥讽隼钦宁：“长生天神要惩罚，首先也是要罚那些黑心肝害死亲生爹娘的畜生。”

楚瑜的目光却停在了不远处那被包围在侍卫之中，骑在马上戴着兜帽的修挑身影。对上那一双漂亮的琥珀眸，直接被那阴沉莫测的妙目盯得透心凉。双手一摊——这是吃醋了？她可不是故意的，谁知道那隼摩尔忽然跳到了她背后，还要教她拉弓射箭？

琴笙微微弯了弯眸子，轻轻地笑了起来：“呵呵……”

此时，一阵凉风吹过，吹起琴笙脸上的兜帽巾子一角，正落在隼摩尔眼里。隼摩尔一呆，又有些复杂地感慨道：“本王一直以为你们中原人夸奖女子美貌的那些词，实在是夸张了，如今一见，却发现原来真没有夸大其词，也难怪小唐你不远千里地来寻妻。”

琴笙忽然勒住了马缰，转脸睨着楚瑜，目光阴了阴：“他刚才说什么，千里寻妻？”

隼摩尔又看了他一眼，上前一步在楚瑜耳边压低了声音感慨道：“中原女子竟有这般高大身材，实在是……和你身材不匹配。”

“照大哥说，这女人也算对你有心了，哥哥会帮你救回她，但是女人嘛，再好看也不过是为了传宗接代，你这小身子板子，还是不要总和不匹配的女人纠缠，何况你们中原人不常说好女不嫁二夫么？她还跟过隼钦宁。”隼摩尔拉着楚瑜走了几步，到一边低声说道。

他似乎完全没有察觉楚瑜身上的僵硬和气氛的诡谲，楚瑜头皮发麻：

“大哥……你别说了成么？”

“楚瑜，你好，你真的很好。”琴笙看着楚瑜那一脸心虚的小模样，忽然阴测测地笑了起来，抬手就捏住了楚瑜的小下巴，盯着她，声音都温柔得有些扭曲。楚瑜知道那杀意不是对自己的，是对着她身后跟上来的是单摩尔的。琴笙远远就见着水曜一脸发绿，怯生生地看着他不敢过来，神秘莫测地冷笑一声，手臂一抽，拂袖翻身上马而去。

……

隼钦宁被琴笙甩了脸，气急败坏地往自己帐子里去，谁知才进门，就看见一道慵懒的人影坐在他帐内。他冷冷地看着面前的男子，声音沙哑地开口：“你来做什么！”

那人看着他却笑了，偏细长的丹凤眼眯成感人的弧度，仿佛满是不解：“我说，巫王殿下，为什么你每次见到本少主都是这样一副防备又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模样呢？”

“宫少宸，你到底来做什么？”隼钦宁看着面前的人阴沉沉地勾了下角。

“殿下何必恼羞成怒，你我当初约定，你要他性命，我替你摆平你那弟弟，如今你见色起意，不舍得杀他，难道我还说不得几句话？何况本少主现在既来，就是来帮你的，莫要不识好心人！”

此言一出，隼摩尔立刻眯起了眸子，上下打量了一回宫少宸，随后冷笑了一声：“不识好心人，你？”

他很难相信宫少宸这个男人。毕竟在他选择留下白之后，这个男人就连番来信，信里分明已经恼羞成怒，威胁他若是不除掉白，就将白的身份曝光，让他在赫金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那是自然，怎么，不相信？”宫少宸慵懒地笑了起来，拨动着自己手指上的宝石戒指，对隼钦宁露出一笑，风流倜傥，友好非常，“你我相识多年，你既动了心，我又劝服不了，可不是得圆了你的那点小心思？”

这日傍晚，楚瑜正准备去用膳，刚出门就看见个熟悉的人，“是你？”

来人含笑：“是我，叨扰贵客了，可方便？”

楚瑜对上对方精致灰蓝的眼，轻笑：“当然，方便。”

数日后……

“呜——”低沉的号角声极为刺耳，伴着晨光升起，有一种仿佛要唤醒天地的神圣之感。伴随着那沉闷的号角声与晨光的，还有巫师们吟唱赞

歌之声。第一缕阳光落在那新建的祭台上，给黑色的祭台镀上了一层诡谲的光……

所有人都恭敬地跪伏在地，看着一群穿着黑袍戴着华丽金饰的巫师们半唱半吟，晃动着手里的金铃，舞动着身躯，合着那诡异幽远的歌颂声，踏动仿佛能召唤神明的原始舞步，地面都仿佛都跟着颤动了起来。而隼钦宁白净消瘦的面容上用油彩描了一层精致的图腾，他原本深邃的五官和妖异的眼瞳越发地看起来诡异而神秘，让人不敢逼视。他站在那高高的祭台上，手中杵着骷髅权杖，指向天空，也哼唱着一种特殊的音调，那声音仿佛从他腹部发出来，却极为浑厚而响亮，飘荡在天空上方。

“长生天神庇佑吾等，去魔降福，长生天神庇佑吾等，去魔降福……”

楚瑜原本百无聊赖地随着所有人跪在高高的祭台下，听着众人吟诵，可是慢慢地，她的眼神都有些渐渐迷茫起来，竟觉得那高高站在祭台之上的人就是神祇，至高无上，忍不住想要顶礼膜拜。甚至因为那庄严的乐声，楚瑜眼里开始发酸，竟有种天地浩大，人如蜉蝣，贱命不可惜，对自然充满膜拜。她亦恭敬地将额头贴在自己的手背上，眼神愈发地迷离。但是此时，一道锐利的痛忽从自己的手臂传来，她一个激灵看向一边的霍三娘，她脸上一片凝重，见楚瑜看来，便无声地朝着她摇摇头。

楚瑜瞬间清醒了过来，又听得霍三娘用传音入秘对自己道：“这是一种特殊的魔术巫法，不要去听那歌声就没事了，以前我们在魔门之中，教主掌门就是用这种法子控制门徒的。”

楚瑜在琉岛之上亲身体验过一把音阵的厉害，但是辉夜姬调动那些音阵，不知用了多少人力物力和机关，繁复精密。她已经很以为奇了，但是今天，隼钦宁不过是调动了一些鼓乐，再配合他自己的声音，竟然就能让成千上万人跪伏，被他调动情绪，或哭或笑。

比起操控一人之行动，操控上万人的情绪却分明更显功力。到了现在，她不得不承认隼钦宁就算是个装神弄鬼之辈，也是有真能耐的装神弄鬼！

而就在此时，那庄严神秘的乐声和吟诵出现了一丝变化，虽然不是很明显，楚瑜却立刻察觉到了。原本让人感动叹息的乐声忽然慢慢地尖锐了起来，悦耳的铃声也叮叮当当响得让人渐生出躁郁之感。楚瑜和霍家姐妹、曜司等已经有所防备的人都感觉心底渐渐烦躁，更不要说普通民众。那种躁动和压抑渐渐地让不少人都忍不住骚动了起来。楚瑜有了不太好的预感，正打算抬头看一看隼钦宁打算做什么，忽然听得一声尖锐的响声——

“叮！”

天空竟不知何时乌云密布。楚瑜有些怔然地看着那忽然变了的天色，忍不住有些呆……这天色看着简直妖风阵阵，像有妖孽出世一般。她的念头还没有下去，就听得一声厉呵：“此间妖孽，还不现身！”

说话间，隼钦宁手中的权杖忽然脱手，携带着凌厉的杀气直接朝着楚瑜所在的方向激射而来，目标直指楚瑜。楚瑜一个反手卸了那杀气，就将那权杖握在手里，却不想“嘭”地一声脆响，那权杖竟忽然断裂，随后化成了齏粉！

“圣杖裂，妖魔现，唐姓汉人小子，就是要毁我赫金人来年畜牧平安的妖孽！”隼钦宁在上头一声暴喝。所有人的目光都齐齐落在了楚瑜身上。楚瑜正要说话，却发现赫金牧民看自己的目光竟带着猩红浓烈的敌意！而此时，所有曜司成员全部一跃而起，手都警惕地按在了腰间的武器之上。

她眉心一凝，虽然早有准备，但这般情状，实在是让她心中震了又震。楚瑜冷笑一声：“我是妖孽，哪一方的神灵说的？”

隼钦宁高高地站在祭台上，狂风掀动着他的衣袍，让他看起来像是生出乌黑双翼的生物，却偏偏让人心生敬畏。他冷笑一声，“那日天降烈焰，就是因为长生天神发现了你身上寄生的恶魔，对本大祭司的神降警告，你身上的恶魔不除，必定会给我赫金草原带来血腥和灾难！”

如此还不够，隼钦宁又一指楚瑜的手：“这是从我赫金第一任大祭司手上流传下来的圣权杖，若是圣洁之人触碰，全然无事，只有你这种被邪魔附身的妖人才会令权杖都无法震住你的邪气！”

赫金部落首领们忍不住信了，警惕地将楚瑜和曜司众人围困在中间。

“那你想要怎么样？”楚瑜实在懒得看隼钦宁那装模作样的样子，干脆地抽出了腰间的剑，冷笑一声。

“妖魔附身的汉人，还不快快伏罪受死，尔等区区汉人也敢于长生天神大祭上动武么！”隼钦宁再次厉声喝道。

随着他话音响起的，又是一阵诡异的铃声与羌笛鸣响！那令人烦躁刺耳的声音再次响起，几乎让人忍不住心中生出嗜血的欲望来。赫金的民众们都纷纷站了起来，他们原本人人尚武，每个人身上都带着武器，此时听得隼钦宁一声令下，不分男女老幼竟然皆拔出刀剑来，向楚瑜和曜司一行人围逼了过去。

远远地隐藏在隼钦宁侍卫间的宫少司此刻脸色已经变了：“不好，

那隼钦宁根本不打算遵守协议，他要假公济私杀了小姐姐！”

宫少宸一双丹凤眸尽是杀意，紧紧握住了手里的剑，脸上却依然镇定，他也很想知道楚瑜会如何应对这等场面。这个丫头从来都有逃出生天的本事。但是这一次，她要怎么逃？

“不要再负隅顽抗，否则你会被乱刀砍死！”隼钦宁冷笑着道，依然不忘用他的声音蛊惑民众！他一扬手，身边的侍卫们都齐齐提了箭，朝着站在中间的楚瑜和曜司众人激射而去。

楚瑜等的就是这一刻，箭声破空而来，压了一下那愈发盛大的蛊惑人心的鼓乐，她骤然跃起，手中长剑一转，挡下那些飞箭，同时抬手用了内劲就朝着不远处的祭台扔了一个天雷弹。只听得“轰隆”一声巨响，烟雾弥散，祭台也瞬间坍塌了一块！

楚瑜看着渐渐逼迫过来、杀气重重的民众们因这爆炸顿住了脚步，忽然冷笑了一声，厉声用内力大喝道：“我看大巫师你才是在冰原之上冒犯神祇之后，被邪魔附了体，要给赫金人民带来灾难！”

巨大轰鸣声阻断了那诡谲的乐声。而原本红着眼的民众们也被这轰鸣声吓了一大跳，齐齐震得清醒了过来。

隼钦宁冷笑一声，看着楚瑜道：“你以为你还能像在琉岛破了辉夜姬那蠢货的音阵一样，破了本王的音阵么？”

说话间，他忽然一扬手，那些民众里的许多人提了刀就凶神恶煞地向楚瑜和曜司一行人冲了过来。那训练有素的凶狠模样，哪里是赫金的普通民众，分明就是训练有素的士兵！此时巫师们又齐齐拿起了手中的鼓乐弹奏了起来，而隼钦宁自己手里也多了一支人骨笛吹奏起来。激越暴虐的古怪乐声一响起，那些士兵们都齐齐一震，目露凶光，野兽一般咆哮着朝楚瑜和曜司冲杀过来。

“杀啊！”

很快双方短兵相接，刀剑铁器触碰之声不绝于耳！曜司中人从来不会畏惧敌人，即刻厮杀了起来！但是渐渐地，楚瑜却发现有些不对劲，那些士兵们双目猩红，战场之上悍不畏死的勇士有，但是如他们这般，手臂甚至大腿被曜司卫士们断了，血流了一身，却仿佛一无所觉，还要扑杀上来的凶狠模样却让楚瑜蹙眉。

远远地，满面森寒怒火的隼摩尔被普通民众挡住了路，甚至士兵们被笛声影响有些自顾不暇。等到救兵赶来，楚瑜和那几十个护卫早就被刹

碎了！隼钦宁想到那自己厌恶的人死无葬身之地的画面，心中就畅快得无以言说！

一道清冷的胡琴声忽然响了起来。

那琴声如同一盆冷水当头泼下，瞬间就令所有人的身形顿了顿。琴声萦绕在空气中，使士兵们的愤怒杀戮气焰都消散下去。隼钦宁脸色大变，几乎不敢置信地看向那不知何时出现在曜司武卫中间，站在楚瑜一旁的窈窕身影。虽然穿着一身曜司武卫的青衣，可那张脸和灰蓝黎明的眼眸却分明属于旭旭大公主！她怀里抱着一把造型诡异的骷髅胡琴，指尖在琴弦上不断拨动，清冷到凛冽的琴音，远远地飘散开来。

随着她的琴音响起，那些杀红了眼，理智全无一般的狠辣士兵们忽然全身僵木，随后蓦然发出一声声痛苦惨烈的哀嚎，竟忽然浑身颤抖着倒在了地上，不要说击杀敌人了，分明已经自身难保。这下子，原本逼得曜司武卫们不断缩小防御圈的紧迫战斗形势陡然一变。曜司的武卫们立刻主动出击，一剑挑数人，如屠戮猪狗一般。不过片刻之间，他们的防御圈就打开了一个大口。

旭旭大公主却脸色凝重地一边弹琴，一边低声道：“这魔术里的音控术并没有到神乎其神的地步，大部分人只是情绪略有躁动，只有隼钦宁的人马化妆潜伏在普通人之间，他们又事先服用了特殊药物，所以才会有这等神智丧失，还带动其他人也来围攻咱们的效果。”

“那现在……”楚瑜护卫在旭旭身边，若有所思道：“是……反噬？”

旭旭看着那些被屠戮的士兵，灰蓝的眼里闪过复杂而难忍的神色，可她却没有停下弹奏的手指，轻轻地颌首：“是的，他们服用的巫药会让他们受到魔术音阵的最大影响，如今我这琴声一响，他们就会被反噬。”

成也音阵，败也音阵。这大概是隼钦宁自己也没有想到的。

隼钦宁看着大势渐去，面目扭曲地死死瞪着祭台下不远处的楚瑜等人，或者说死死瞪着旭旭大公主，连笛子也不吹了：“你居然敢为了这些汉人和本王作对。当初本王就该杀了你和那小贱种！”

旭旭大公主看着他，神色里闪过一丝复杂，朗声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还不晚，隼钦宁。”

“哈哈哈哈哈……”隼钦宁闻言，却忽然仰头大笑了起来，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你这贱人居然背叛了我们赫金人的信仰！你以为你拿着你妈的骨琴就能和本巫王一较高下？”

旭旭大公主仰头定定地看着他，声音冷冽，寸步不让：“我确实不如你在魔术一道上有天分，可你明知道你我若是硬扛，最早七窍流血而亡的一定是你的人！”

隼钦宁的笑声戛然而止，一双妖瞳看着她，狞声道：“那就休怪本王不讲情面了！”

说着，他忽然抬手一震，乌黑而宽大的袖子里竟无风自鼓，发出诡异的震动嗡鸣。其声带着一种刺耳的鼓噪金属音，又似几万只蜜蜂振翅碰撞一般，让人听得极为难受。楚瑜瞬间警惕起来，摸出腰间的暴雨梨花针筒，她总觉得隼钦宁陷入了一种疯狂而危险的状态。

旭旭大公主脸色倏然一变：“不好！他袖子里的是……”话音未落，就见他一挥袖子，里面骤然喷出一股黑雾来。那黑雾在半空中晃动了一会，忽然越散越大，一下子就朝着地面扑来。“不，那不是雾气，那是虫！”旭旭厉声道。

楚瑜也发现了，那些雾气，根本就是上次隼钦宁对她放出的诡异甲虫，她依然记得那甲虫的厉害，金属一般的壳子，咬人极为厉害，还带了毒！

一时间，只听得惨叫声四起，不少人身上都是被虫子咬出来的血窟窿，那些虫子见了血更疯狂，连武艺高强的曜司武卫们都中了好几下，瞬息就见了血！楚瑜大怒，劈掉冲向自己的几个虫，正要飞身冲上祭台，却不想一道人影动作比她更快。祭台上，一道穿着赫金士兵衣衫的修挑人影，一手勒住了隼钦宁的脖子，一手拿着匕首架在了他的脖子上，阴沉沉地下令：“隼钦宁，把你的那些虫子收回来。”

那些虫子仿佛也认主，竟都没有飞上祭台。所以那人毫无顾忌地擒住了隼钦宁，甚至手上刀刃一拉，直接在隼钦宁的脖子上割开了一道血口子。隼钦宁整个人都僵住了，只下意识地收住了袖子。

这原本是一件好事，但是楚瑜看清了对方的面孔后，咬牙切齿地捏紧了手里的剑：“宫——少——宸！我就知道是你！”

宫少宸低头看向楚瑜，丹凤眸里闪过幽光，随后露出个风流倜傥的笑来，“一日不见，如三月兮！你可思念我？”

楚瑜冷笑：“是啊，真是遗憾，我总想着不能亲眼见你死，那太可惜了！”

隼钦宁一听宫少宸的话，脸色就已经不好了，他死死地盯着楚瑜，片刻之后才忽然狞声道：“你居然是女的！难不成你才是那个唐门的掌门

楚瑜！”

此言一出，宫少宸也怔了一下，看向隼钦宁：“你竟不知谁是楚瑜？”

“本王早知道，必杀了你，贱人！”隼钦宁脸色铁青，恨得咬牙切齿，却不愿说出自己被摆了一道。

宫少宸大笑了起来：“小女郎，你果然一如既往地奸诈又狡猾，她连琴三爷都摆了一道，你被她耍了一把，也是正常。”

楚瑜忽然足尖一点，飞身而起，手中的长剑卷出一道凌厉的剑气直接袭向台上的两人。宫少宸一惊，随后擒着隼钦宁后退，挑眉道：“本少主可是在救你，你怎么恩将仇报！”

楚瑜冷笑，攻势不减，直逼向他：“我这是在谢你们的狼狈为奸呢！”

宫少宸被她这一逼，刀子便略离开了隼钦宁的咽喉。隼钦宁眼睛里狞光一闪，忽然将手指搭在自己唇边，曲指成哨，吹出一道诡异尖利，几乎能刺破人耳膜的哨声。他厉声道：“楚瑜，杀了宫少宸！”

宫少宸反应过来之后脸色一变，暗叫了一声糟糕，便见楚瑜面容忽然变得木然森冷，原本袭向隼钦宁和他的剑锋，忽然一转，直逼自己的面门。

“该死！”宫少宸想要去摸自己怀里的骷髅哨子，但是楚瑜和他距离太近，两人都已是近身格斗，他还抓着隼钦宁，哪里有空隙能去抓那哨子。

楚瑜的攻势一次比一次凌厉，逼得宫少宸左支右绌，若不是楚瑜顾忌着隼钦宁，早已一剑砍掉了他的头。这让隼钦宁忍不住得意猖狂，沙哑地大笑了起来：“哈哈哈哈哈……被自己喜欢的女人刺杀的滋味如何，你们这些汉狗都该死！”

楚瑜忽然面无表情地一剑向宫少宸刺去，剑锋直贴着隼钦宁的脖颈，却角度极为刁钻地携着浓烈杀气直破宫少宸的面门。如果不放开隼钦宁就会被刺破头颅。隼钦宁想象着宫少宸被剑刺破脑门，脑浆迸裂的模样，愈发得意地狞笑起来。却不想，隼钦宁笑声未落，忽对上楚瑜那双眸子，竟觉得那双眼冷得太过清灵，骤觉出危险的气息来。

楚瑜手中的长剑一震，宫少宸被逼得放开他的一瞬间，隼钦宁忽然福至心灵一般立即向另一边扑倒，同时袖子朝着楚瑜脸上狠狠一甩，只听得“噙”地一声，他袖子里的虫子忽然朝着楚瑜迎面扑去。

“小女郎！”宫少宸一惊，抬手就要去抓楚瑜。楚瑜一个后折腰，直接避开撞上来的虫群，双腿一扫，一脚踹在了宫少宸的胸口，将猝不及防的宫少宸狠狠踹下了祭台。

“你……就那么恨我么？”宫少宸掉下去之前，目光复杂地看着楚瑜。

楚瑜没有去理会宫少宸如何，一手拍地，借力旋身而起，手腕一转，剑身一震先将虫群击散，同时一记平沙落雁，剑锋直接劈过隼钦宁的胸口。血光四溅，隼钦宁胸口被劈出一道跨过胸腹的长长伤口来，痛得他惨叫一声，踉跄着躲到了围上来的巫师身后。

他捂住胸口的伤处，狼狈怨毒地瞪着楚瑜：“你……你怎么……”

“怎么神智清明么？”楚瑜提着剑一步步地向他走了过去，微笑道：“还真是抱歉，我身上的音阵禁制，或者说魔术已经彻底解开了，还要多谢你的。”

隼钦宁的脸色变了几变，忽然想起了，“难道是白给你解开的？”

那日他心中大悦，给白解开了他身上的禁制，他还问了几个和魔术有关的问题。

楚瑜挑眉，气死人不偿命地笑道：“正是啊，你一贯自恃天分奇高，以为没有人能根据几个问题解开音阵，却不想偏偏就是有人凭着他的能耐做到了。”

“卑鄙！”隼钦宁如遭雷击，脸色难看非常，右手捂住胸口摇摇欲坠，脸上的肌肉颤抖了起来。他如今还有什么不明白的，所有的一切不过都是那人的虚与委蛇！

楚瑜看着他，抬起手中的剑，脸上的笑容冰凉非常：“卑鄙？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你有什么资格说我们卑鄙？”

说着，她足尖一点，手中长剑卷起一片寒光直袭向隼钦宁。隼钦宁身边的巫师脸色一变，硬着头皮冲向楚瑜，但是楚瑜手中剑走如鱼龙舞，直接就将他们全部挑下祭台。而隼钦宁看着逼过来的楚瑜眼中的杀意，忽然怨毒地大笑了起来：“中原人果然都不可信，都是无耻之徒，死罢，你们都去死罢！”

说着，他忽然双臂一震，两股乌黑气流就从他袖子里朝着楚瑜疯狂扑去。那黑雾蜂鸣之声更为刺耳！楚瑜一惊，她原本抢占先机，就是打算将隼钦宁毙于剑下，不让他再放出毒虫祸害众生，然而此刻，却还是迟了一步。

她见毒虫迎面逼来，眸光一寒，正要有所动作，却忽然感觉有什么细长的东西悄无声息地飘过来拴住了她的手腕和腰肢，整个人凭空飘了起来，直接回落了旭旭大公主的身边。

“你没事罢，小唐？”旭旭大公主还是习惯这般称呼她。

楚瑜摇头：“没事，但是……”

方才她将宫少宸那混蛋踢下祭台，他应该是落在了这附近和三娘交手才对，怎么跟三娘一起不见了？此时，旭旭大公主忽然伸手一把拉住她，楚瑜才发现她看向祭台上的目光呆住了。她顺着看去，竟见一阵凉风卷过，半空中无数纤细雪白的丝线宛如有生命力的白雾一般，包裹住黑雾，黑雾中无数的小虫挣扎着嗡嗡作响，却不能挣脱那些白雾。一道白影不知何时缓缓地飘落在祭台上的大旗杆上，他一席宽大的白袖随风而舞，如同巨大的羽翼，袖间各有一团飘散开的白雾，似裹挟着寒霜飞雪，踏云而来，周身云蒸霞蔚，如同神降。

与此同时，原本缩在一隅的隼钦宁看着面前的犹如神祇的修白身影和他清冷无双的出尘面容，忽然微微瞪大了眼，妖瞳之中满是迷恋和错愕。

那修白人影轻轻一挥衣袖，那白雾瞬间动了动，疾飞而来。隼钦宁整个人都僵了僵，低头一看，身上四肢关节处，竟瞬间被许多细线穿透。琴笙居高临下地看着他，淡淡地道：“这世间能看到本尊亲手动针刺绣的人不多了，你算一个。”

说着，他忽然一抬手，那穿透隼钦宁的丝线一下子穿透了那面白底印金鹰的大旗，丝线染了鲜血，瞬间就在大旗上染上一片猩红。隼钦宁整个人硬生生地被提着四肢吊在半空中，痛得整张脸都扭曲了，却只能如牵线木偶一般痛苦地挣扎。他口中发出呜呜之声，还想催动音阵。

琴笙眉宇清冷淡漠，指尖一转，十枚细长的银针便出现在他手上，转身之间，无数的丝线一条条地穿过隼钦宁的身体肌肉、骨骼，不断地带出一片猩红。

“啊——”隼钦宁痛苦的惨叫声响彻了天际，那种不像人能发出的声音让所有人都硬生生地打了寒颤。

以人血为染料，以活生生的人为绣物，飞针在那巨大的旗帜上绣出一副猩红的精美图案来——那是一片血红的鹰羽，而隼钦宁的身体就是那一根羽脉。美到极点，也残忍到了极点，震撼人心。

“那是——冰原之神的标志。”

忽然有人颤着声音尖叫了起来，随后便跪了下去：“神迹昭显！”

所有人齐齐一震，再看那旗杆之上飘忽不动，似踏于风中，衣袂飞扬，美丽缥缈却冰冷而虚幻的白影。旭旭大公主闭了闭发红的眼，脸色苍白，

单膝跪下，扬声道：“隼钦宁大祭司，冒犯神灵，丧失神智，吾等求冰原之神，宽恕！”

她这么一跪，所有的人都齐齐跪下，双手高举过头顶，“求冰原之神宽恕我们！”不是神，怎么会有如此奇诡残忍的神迹？赫金人信奉的神祇从来不是只有悲悯的神，而是兼具残忍嗜血与无常的原始自然的神祇。楚瑜也震了震，身上有些凉。

她一贯知道琴笙手段如雷霆，而隼钦宁折辱胁迫于他，必定不会有好下场，只是没想到第一次看见琴笙出手刺绣，却是这样的场面——昏暗的天空下，鸦雀无声，只那一面人血所绣的巨大“人旗”迎风猎猎而扬，华丽圣洁到让人忍不住瑟瑟发抖，膝头发软。

……

马儿脖子下的铃铛声声响，走过风吹草低，原野苍茫。楚瑜抬头看了看远处，深深地呼了一口气：“终于要回去了。”

她伸了个懒腰，正放松着身体，忽然感觉一道灼热的视线落在自己的细腰上。楚瑜一顿，直起身子，侧过脸望去，正对上一双闪过复杂目光的银眸。她僵了僵，对着男人笑了笑：“隼摩尔殿下。”

“你嫁给他几年了罢？”隼摩尔看着楚瑜，轻叹了一口气。

楚瑜点点头，仿佛有些歉意地道：“嗯，抱歉，我不想隐瞒的，但是……”

“不用多说，我知道的，可笑我还在纠结自己竟喜欢上男子。”隼摩尔抬手想要摸一摸她的脸，却见她微微避开了他的手。

隼摩尔的手停在半空，苦笑了一下：“你连一声大哥都不愿意叫了么？”

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他们也曾有过相处愉快的时光。

楚瑜抿了下嘴，淡淡地道：“我是有夫之妇，不想徒增误会，殿下龙章凤姿，一定会遇到更好的女子。不过那么大一摊子事，您一定很忙，就不必送了。”

她的疏远让隼摩尔的银眸目光深沉，随后轻叹了一口气：“我知道了，但不把你们送到律方附近，我不放心。”

随后，他看了看天色，又一拉马缰：“扎营罢，要做午饭了。”

楚瑜看着他离开的背影，目光微沉。

琴笙在不远处正与水曜交谈，见着楚瑜的表情，他忽然扔下水曜，策马上来，扯下脸上的白色兜帽：“怎么着，真的不舍得你这位大哥？”

楚瑜听不出他话语里的喜怒，只是无奈地往天上一瞥，道：“皇上御事，你明知道我在想什么，只是……”

她有些欲言又止，但看着隼摩尔的背影最终还是什么都没有说，俏脸上闪过复杂，却抬手握住了琴笙的手。琴笙原本想要出口的话停在了口中，只是随着她的目光看向隼摩尔的高大背影，妙目里一片静水深流。

日头高照，一行人都坐了下来，准备就食午餐。湖水清澈，水波晃动，空气里都是鱼汤和烤鱼的香气。众人说笑着，就着酒壶喝着酒，一派热闹。楚瑜扒拉着碗里的烤鱼，正准备给琴笙递去，却不想她一转头，便见周围的人，一个接一个地晃了晃身子倒了下去。楚瑜一顿，静静地看向隼摩尔，两人目光相交，片刻之后，楚瑜开口：“隼摩尔，我高看你了。”

“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我感谢你们除掉了隼钦宁，但是……”隼摩尔顿了顿，抬起银眸看向没有倒下去的琴笙，毫不掩饰眼里的冰冷杀伐之光，“杀父之仇，不能不报，你说是不是，秋少将。”

琴笙抬手接过了楚瑜手里的碗，仿佛没有听见那奔雷似的马蹄声，也没有看见刀剑齐备的大批赫金士兵将他们团团围住，只优雅地将那烤鱼的鱼刺一根根地挑掉。他将手里的碗还给楚瑜，淡然一笑，“用膳罢。”

楚瑜看了他一眼，拿筷子挑了一块鱼肉送进了唇间，问隼摩尔：“没得转圜了么，事情已经过去了那么久。”

隼摩尔身边此刻早已围上了大批赫金的高手，将他护在中间，他看着琴笙的动作，眼底寒光更甚。忽听楚瑜问他话，露出个嚣张又莫测的笑来：“未必没有转圜的余地，你们汉人说杀父之仇等于夺妻之恨，他若是将小唐你赔给本王，本王可以考虑让他留下一条命。”

楚瑜淡淡道：“说起来，比起你那位阴狼外露的双胞胎哥哥，你的确比隼钦宁更合适可汗之位。”

她顿了顿，抬起眸子看向隼摩尔：“所以殿下，你又何必装出这副深情的样子，你对我感兴趣不假，但是也没有到能为了我就放过三爷的地步罢？在你的心中，最重要的还是可汗之位，不是么？”

琴笙也站了起来，这一次，他没有多言，只是静静地站在楚瑜的身后。隼摩尔看着她清凌凌的眸子，忽然慢悠悠地笑了起来：“为何这么说呢，我是真的很喜欢你的，小唐。”

楚瑜点点头，作势抬手摸了摸自己的脸，随后眸子里浮起凉薄的笑：“可是殿下应该更喜欢向魔神之鞭复仇成功的美名，以及夺走他的妻子带